

思想

REFLEXION 13

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

胡佛 / 政治結構與民主運作

楊小濱 / 阿多諾與中國後現代性

謝世民 / 政治哲學與身處的社會

瞿宛文 / 1949與台灣經濟

何乏筆 / 1949與台灣的文化

施益堅 / 牟宗三、康德、黑格爾

林月惠 / 牟宗三的宗教心靈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REFLEXION

ISBN 978-957-08-3485-7



00360

9 789570 834857

思想

REFLEXION 13

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沈松橋、汪宏倫、林載爵
陳宜中、單德興

聯絡信箱：reflexion.linking@gmail.com

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reflexion/



思想13

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

2009年10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6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思想編委會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212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台北忠孝門市：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
電話：(02) 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04) 22371234 ext. 5
高雄辦事處：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2樓
電話：(07) 221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76837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沙淑芬
校對 劉佳奇
封面設計 蔡婕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聯經忠孝門市更換。 ISBN 978-957-08-3485-7(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目次

政治結構與民主運作

- 胡佛.....1
假如我們把政治結構的基層、中層及上層的三層結構拿來觀察，最下面的基層結構如果在國家認同的問題上發生了衝突，國家結構必然會發生裂痕。

中國崛起與文化自主：一個反思性的辨析

- 劉擎.....15
如果「富強的邏輯」與「文明的邏輯」並不同，那麼中國崛起的事實告訴我們的是：重新勘定文明發展道路之必要。

啓蒙主體理性的興衰：阿多諾與中國(後)現代性

- 楊小濱.....33
阿多諾總是出現在他不在的地方，正如他不經意地出現在中國，一個他從未造訪過的國度。但是，阿多諾可能比那些東方學專家們，涉及到更多的關於中國的真理。

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

三本書的回憶：豐子愷、黃榮燦、許壽裳

- 傅月庵.....51
顛沛流離早已開始，生離死別的命運也早經注定。1949年的序曲，早在1945年，不，甚至更遙遠的1895年就已經寫成了。

經濟發展的啓動：1949如何改變了台灣的歷史

- 瞿宛文.....61
戰後台灣由國民黨強力推動發展，其發展的意志與動力，正是源自中國百多年來面對西方挑戰及日本侵略、為了救亡圖存而形構成的現代中華民族主義。

1949年與台灣的跨文化潛力

- 何乏筆.....89
不可諱言，1949對台灣所產生的震撼一直沒有獲得充分的歷史清理，台灣的文化創造力嚴重受損，甚至陷入癱瘓的危機。

1949年的迷思與意義

林桶法..... 97

中華民國政府被迫從中國大陸遷移至台灣海島，許多人跟著逃難。可是在這個變動的年代，一個角落正在逃難，另一個角落正在慶祝，很難以一個畫面涵蓋所有的事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意涵：

從梁漱溟的視角看

賀照田..... 115

既然導致辛亥革命建國和國民革命建國失敗的歷史條件仍在，那麼，共產革命憑什麼能逃脫同樣的歷史命運？毛又憑什麼在這一中國現實面前不成為另一個袁和蔣呢？

失敗者的共同體想像：

回應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孫瑞穗..... 135

我們不能止步於人道主義式的療傷，必須開放不同族群所經歷過的苦難和詮釋，找到新的和解基礎。而不同族群進行和解的姿勢不同，乃是因為他們受苦的根源和路徑不同。

牟宗三先生百年誕辰

落葉歸根：我對牟宗三先生宗教心靈的默感

林月惠..... 149

牟先生走過近百年中華民族最動盪、最不幸的時代，他是這個時代的見證者。大至於中國文化的存亡，小至於他個人的骨肉離散，都是他最真切的存在感受。

歷史哲學與儒家現代化：

論牟宗三思想從黑格爾到康德的轉折

施益堅..... 159

在筆者看來，牟宗三坦然接受此哲學任務，以「儒家現代性如何可能？」為指導問題，向一條漫長遙遠的思路啟程。

牟宗三論兩岸關係與台灣認同

彭國翔.....173

牟宗三認為，台灣要有「眼光」和「氣魄」。如果台灣放棄了對於大陸的「擔當」，自甘「株守一隅」，結果不僅自立門戶不成，更會反而因此喪失自身的存在。

如何繼承牟宗三先生的思想遺產？

李明輝.....191

鄭昕言：「超過康德，可能有新哲學，掠過康德，只能有壞哲學。」同樣的，我們也要說：中國哲學的研究者可以不贊同牟先生的觀點，卻不可不理會它們。

政治哲學與在地社會

中國政治哲學需要自己的「議事日程」

慈繼偉.....207

我們的社會由於種種原因，沒有人們普遍認同的公共政治文化，因而也就缺乏現成土壤，讓規範性的政治哲學提煉政治價值、進而形成規範體系。

政治哲學如何與身處的社會互動： 一個台灣哲學家的嘗試

謝世民.....213

憲政民主社會的成員應該都是政治哲學家，去形成一套自己認為他人也可以合理接受的憲政民主觀，或去形成一套自己認為最佳的憲政民主觀。

政治哲學家與現實政治

周濂.....227

伯林說政治哲學「只能在一個各種目標相互衝突的社會中」存在，當今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各種目標相互衝突的社會，而且其間的張力和複雜性無出其右。

政治哲學：身分認同、存在危機、全球責任

梁文韜.....235

我們可以高談羅爾斯的公共哲學或霍布斯的主權論，又或糾纏在天天備課、應付週遭人事政治及開不完的會議之中，但夜深人靜時，總會有要做點事的衝動，卻又有強烈的無力感……。

政治哲學：形勢與任務

王利.....243

政治哲學的中心任務，就是理解秩序及其歷史，營建美好生活。

對中國當前一些社會問題之看法

- 韓銳.....253
中國在經濟改革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近年來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也是執政能力的一種進步，但在民權和民主問題上卻有拖延迴避之嫌，尤其當涉及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改革時。

思想鉤沉

歷史與闡釋之間的五四話語

- 唐小兵.....265
理解2009年的五四話語，除了歷史肌理的再發掘之外，還需注意現實思潮的變動對於五四話語的潛在影響。五四成為批判或辯護現實的精神資源。

翻譯家查良錚

- 李有成.....281
查良錚之所以是位成功的詩的譯者，除了他的語文造詣之外，別忘了他本身就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世有所謂「唯詩人足以譯詩」的說法，查良錚是個實例。

「我們一定會勝利」：彼得·席格的希望與鬥爭之歌

- 張鐵志.....295
作為堅定的左翼分子與真誠的愛國者，他在歌曲中書寫各種社會壓迫，並讓美國民歌傳統深深植入強大的理想主義。

思想采風

柯拉科夫斯基：在希望與絕望間自由批判的心靈

- 陳瑋鴻.....315
波蘭籍的著名哲學家與政治異議者柯拉科夫斯基，於7月17日逝世，享年82歲。

柯恩：學術與平等信念

- 鄭培隆.....321
西方重要的政治哲學家柯恩，於8月5日凌晨因急性中風過世，得年68歲。

- 致讀者.....325

政治結構與民主運作*

胡 佛

前兩天呂亞力主任給我打電話，他說我們文化大學一定要發展更高的學術水準，要辦一場談「政黨輪替與民主再深化」的研討會，要我參加並講幾句話。我聽到「民主」兩個字，突然有些複雜的情緒。我一方面很高興談民主，因為多少年來我們都在期盼民主，多少年來我們也在推動民主。可是另外一方面，對最近這種民主的過程，我覺得非常憂心。而且，現在很少人真的把民主看得那麼重要，想要透徹地去討論。於是，這就不是那麼容易談了。所以在呂教授跟我講了以後，我有點欲說還休的感覺，但還是覺得情不可却。既然情不可却，那怎麼去談呢？呂教授說：「你根據過去推動民主的經驗來說一說，不是很容易嗎？」可是我還是要想一想：民主政治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快樂呢？過去曾有美國教授在從事民主文化的比較研究時，問過一個問題：你對你的國家會以什麼為傲？不少西方國家的民眾，特別是美國，很多人都以民主為傲¹。可是我

* 本文為胡教授應邀在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主辦的「二次政黨輪替與台灣民主的再深化：理論、制度與經驗」學術研討會議上所作的專題演講，2008年10月23日。

1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1965.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們今天對台灣究竟拿什麼作為我們的驕傲呢？能以我們的民主為傲嗎？這恐怕是個問題吧！再進一步講，民主真的是一個普世的價值嗎？就像福山所講的²，它是社會的終極價值嗎？民主又怎麼能夠穩固呢？是不是像杭廷頓所講的³，只要經過兩次政黨輪替，那我們的民主就可以鞏固了？對這些問題，我真的相當困惑。我常常在想，假如一個民主的運作過程及運作的結果不一定讓我們快樂，這個運作的過程、運作的結果就不一定能讓我們驕傲。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是否還感覺民主是一個終極的價值呢？經過兩次政黨輪替，民主的品質就會提高嗎？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其政黨輪替來輪替去，民主的品質也不一定高啊！像最近的泰國不就是這樣嗎？所以我想，假如民主的運作不能使我們感覺到很快樂，也很難讓我們引以為傲，我們還不如對民主的運作再多作些了解，也就是看一看民主政治跟我們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如何。想到這裡，我就決定了今天的講題，就是「政治結構與民主運作」，因為我覺得民主運作是跟政治結構息息相關的，那麼，我們就必須先分析一下「政治結構」是什麼。

政治結構是在群體裡面產生的。實際上，人從生下來以後，就是在一個群體之中生活。人既不能不在群體中生活，就一定會與群體發生各種關係。我們談「政治」，不外是談在群體與我們之中的人與人間的某些關係。重要的是：這些關係假如沒有規範，群體的生活就亂了，就沒有辦法經營了。這一套一套的規範就是群體生活裡的制度，也就是我們行為的準則，整體結合起來就成為結構，所

2 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3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University.

以群體生活中也必須要有結構。那麼，「政治結構」是什麼呢？政治結構是人與人之間，在權力的互動關係上所形成的一些規範，也就是群體之中人與人之間在權力運作上的結構。但這個結構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我把它比擬成一個三層的金字塔。在塔的最基層是由全體民眾所組成的群體，這一層群體的結構可稱為「全民社會的結構」。中間一層是由「全民社會」中從事政治活動的那些民眾所組成的。這些政治活動基本上包括參與政治、監督政治、影響政治。譬如參與競選、組織政黨及社團進行政治活動等等，目的就在進行政治的參與、監督及影響。當然，這一個層次的各種政治活動，必須在規範的基礎上進行。這一個中間層次，可以叫做「政治社會的結構」。三層之中最高的一層，我稱為「政權體制的結構」，是由群體中少數成員——也就是所謂的政治精英——所組成的。如果群體是「國家」，所組成的「政權體制的結構」就是進行統治運作的「政府」。這些少數的精英擁有政治權威，從事社會裡各種價值分配的工作，而讓群體的民眾能夠實現生活的目標。如此，將政治結構分成三層以後，就可進一步說明每一層結構的內含。

首先講最基層的「全民社會的結構」。關於它特別重要的是：這個結構必須由全民來組合。而全民能不能組合成一體的第一個關鍵，就是全民要互相的接納：我接納你，你接納我；我是這團體的一分子，團體也是屬於我的。彼此能夠互相接納，就能構成政治生活的共同體。假如互相不能接納，這個共同體就根本沒法存續。其次，如果群體是一個國家，那唯有在互相接納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國家的認同；有了國家的認同，相互之間才可在一個凝聚的基礎上，形成國家的主體。第三，主體凝聚形成了以後，才會產生國家的主權。所以說在民主共和的體制中，主權是屬於我們全體民眾的。因此，「全民社會的結構」有以下幾個要點：首先要能互相接納，產

生政治的認同，否則這一基本的結構沒法形成；有了政治的認同，相互才能凝聚為一個共同體，而形成政治的主體；主體成立了，才有主權可言，我們才可以說：「國家是有主權的」、「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在前述「全民社會的結構」的三個要點裡，我個人覺得「認同」是最關重要的。我們不妨想一想：假如大家不能互相接納，欠缺一種共同體的感情，「主體」就很難產生。我說不能接納你，你說不能接納我；我說我是主體，你說我不是主體，這就會產生很多問題了。至於「主權」，那是一種整體的觀念，不可能在不同的認同下加以分割的。比如說：「這主權完全是我的」，或是說：「這主權完全不是他的」，這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強調：在「全民社會」裡，政治認同是非常重要的。這也就是說：在政治結構中最基層的「全民社會的結構」裡，最值得重視的是國家的認同問題。假如我們把政治結構的基層、中層及上層的三層結構拿來觀察，最下面的基層結構如果在國家認同的問題上發生了衝突，國家結構必然會發生裂痕。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層及上層的政治結構及各種政治活動，怎能不受到影響並出現動搖呢？

現在再看中層的「政治社會的結構」。這一層結構的群體着重在政治參與、監督及影響。有兩個要點與這些政治活動有關：其一，我們在政治社會中，是否有自由之權？也就是我們各人是否有相當自由從事政治活動，而不受政府的干預？其次，我們眾多人是否可以自由地組織各種團體來進行活動？前一方面牽涉到個人活動的自由，後一方面就是政治活動的多元化。自由化、多元化是我們民主政治中最重要兩個要素。在自由化、多元化的基礎上，我們看到各階層人士、很多政黨和社團皆可作政治活動，包括進行參政、選舉、監督等等，媒體也經常對政治加以監督並發揮影響。但就這一

層的政治結構而論，假如它下面那層基礎結構在國家認同上發生了分裂，那麼，中間這一層的政治參與、監督與影響的活動就一定會產生問題。請看看我們今天的媒體，有的是泛藍的，有的是泛綠的，互相攻訐，各有堅持。這樣的衝突、這樣的對立都是因為泛藍的媒體基本上認同「中國人」及「一個中國」，而泛綠的媒體則是認同「台灣人」及「台灣建國」。這就表示：我們在最基層的認同結構裡發生了衝突、出現了分裂。這種衝突與分裂往上延伸，就使得政治社會產生了各種的紛爭。不止媒體這樣，政黨更是如此。例如這兩天在野黨大遊行，就是反對國民黨馬英九總統「傾中」。在認同的基礎上發生這樣的衝突，當然是非常嚴重的，因為它在性質上是感性的，那是「愛不愛這個國家與民族」。「愛不愛」往往是感情的表露，假如在這裡發生衝突，就非常地傷感情。傷了感情，就容易不理性，意氣用事，相互之間不僅不能尊重、容忍，甚至仇視、敵視。結果，自由、民主的基本結構就無法穩定、鞏固，而且會流於形式。

我們再看最上面的一層，我稱此為「政權體制的結構」。在一個國家裡，這就是政府的體制。政府擁有很大的權威，這個權威用來作為政策的決定與施政的基礎。任何政府都是由少數的「政治精英」所組成的。在實施民主憲政的國家，這些人中有些是選舉上來的，也有些是用其他方式如考試等等進入政府的。在這層結構中，一個民主的政權體制最重要的原則是：這些精英分子所組成的政府，在權限上是要分立而制衡的。這些權限有一些是行政方面的，有一些是司法方面的，有一些是立法方面的，當然還有一些是考試方面和監察方面的，都要分開行使、相互制衡。我們可再想一想，在這制衡的過程中，如因國家認同的不同，政治精英不遵守制衡的規範，而相互衝突，這種制衡往往就會脫軌了。我們看到在立法院

裡，藍綠的立委經常會發生打群架，男女扭成一團，甚至用一把大鎖將立法院院長鎖在外面，不能進入議場。這都不是正常的制衡運作，完全是一種混亂狀態，造成議事不能順暢，重要法案不易通過。就算在打架中勉強地通過了一些法案，過程常常是很粗造的，品質也會下降。現在又有媒體報導：法官也有藍、綠之分。果真這樣，我們的司法正義與法治標準不是也到了危險的邊緣？假如我們時常看到立法院在打架，或者司法不公、審判有問題，我們自然很容易就會覺得我們民主制度的品質不良，甚至會懷疑民主的價值是不是那麼高。

我再回顧一下前面所講的。我談政治結構，注重的是這個結構跟民主的運作息息相關。我把「政治結構」看成是立體的，在其中是分層次的，不僅是一個平面。我們要把這些層次連起來看，然後就可了解：有一個「全民社會」的政治結構，如以國家為範圍，它就是國家的政治結構。這個結構要能夠順利地運作，必須要有很好的國家認同，將大家凝聚在一起，這樣才能變成一個「主體」，也才能有「主權」，然後組成政府，進行施政。這是最基礎的。假如國家認同產生對立甚至衝突，主體、主權也都會跟著分裂，也就是「地基」開始出現裂痕。在這有裂痕的「全民社會」地基上面進行的「政治社會」的活動，包括各方人士、政黨、社會團體、媒體，相互之間一定會發生不斷的衝突與紛擾。假如在「政治社會」中有衝突與紛擾，那麼位於最上層「政權體制的結構」的政府在決策與施政上，絕對是很不順利的。我想我們今天整個的政治結構的情況就是如此，我們的政治活動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中進行著。

瞭解了上面所說的，我們就可進一步看看今天台灣的現況。首先，在我們整體的國家結構(也就是「全民社會」)裡，可以發現相當程度的國家認同衝突。一方面有很多人很堅持自己是中國人，堅

持中國只有一個，也期望未來中國能夠統一，只是現在是一種「分裂中的國家」。在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否認「一個中國」的觀念，也反對中國要往統一的方向整合。他們主張自己是台灣人，是台灣民族，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台灣國。這兩種不同的國家認同，基本上是有辦法併存的，因為「國家認同」本身在性質上是不能分割的。我對一個國家認同，就必須對它忠誠，不可把忠誠分割到另外一個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上。一旦兩個國家如發生爭執，你要效忠那一國呢？你只能效忠一個。所以在很多國家，你的國籍只能有一個，只能效忠你的國籍國，像美國就是。你假如要取得美國的國籍，就要正式放棄原有的其他國籍。換句話說，在認同方面，你只能認同一個你效忠的國家，你不能同時分散認同好幾個國家，這不僅是不忠誠的，在現實上也是不可能併存的。假如在台灣，認同發生衝突，一方面有人認同一個中國、認同中國人，另一方面有人認同(與中國分離的)台灣、認同台灣的建國，這樣的認同衝突就會變得很嚴重，因為馬上會發展成「主體」的衝突。我說我是國家主體的一分子，但是我認同台灣；如你認同一個中國，我就不承認你是台灣的群體的一分子，不是國家主體的一分子；甚至有人會說：你吃台灣米、飲台灣水，你不承認是台灣人，不認同台灣，你就回中國大陸去。反過來，認同中國的也是如此：你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認同一個中國，那麼你就是背叛。實際上，這樣的思維，在台灣已越來越厲害，已慢慢地形成了一種文化。

在此要特別強調：我們過去在台灣威權時代倡導民主，是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進行的，也就是認為：中國包含台灣與大陸在內，而兩岸之間的爭執是在「共產」與「自由」的選擇，不在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我們只要看一下《自由中國》雜誌即可知道這一點。那時的知識分子爭取民主，並不分本省、外省，也未出現藍綠之分。

等到民主有了一些進展，國家認同的分歧則由隱而顯，反而影響到民主的進展了。我曾把後來這種台灣認同稱之為「台灣主義」，其內容包括：台灣是一個認同的「主體」，台灣是一個「主權」的國家，台灣有它特別的「主張」。與此相對的，就是「中國主義」：認同一個中國，中國未來要統一，中華民族要壯大、繁榮。有人說，政黨輪替了以後，民主政治就會有進步，這個問題就可逐漸解決。我看我們已經政黨輪替了兩次，這個認同分裂的情況似乎更嚴重了，很多人在情緒上都受到影響。我不是說你認同那一邊就是「好」或是「壞」，我只是觀察現象，而這個現象確實是存在的，並且是一個很基礎的問題。

再往上一層，觀察「政治社會」的活動，我們可以發現：媒體之間、政黨之間、各種社團及民眾之間，不論在選舉或其他的政治活動中，基本上都受到前述認同分裂的影響。我剛才說在「政治社會」的政治結構中，最重要的是要觀察「自由」的問題。我們要能自由參加活動、自由組織團體、自由發表言論。但是在認同分裂的基礎上，現況就出現一種「任意的自由」，或「浪漫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是什麼呢？就是說：在國家認同上，我認同一個中國，或者我認同台灣，而我不承認與我認同有異的你也是我這個「主體」裡的一分子，所以我就拒絕你像我一樣享有同等的自由。這樣一來，政治社會裡就會經常發生嚴重的衝突。這種任意性的自由、浪漫性的自由，就是認為：達成一個國家結構的認同是最神聖的目標，只要是往這個方向去努力，我要有什麼樣的自由就可以有什麼樣的自由。所以現在很多人講：只要你愛台灣，你就是神聖的、正當的，你要怎樣的自由，就應當有。反過來，對中國認同也是如此：因為我認同中國，我愛中國，所以為了愛中國，我有自由要怎麼做就怎麼做。雙方都有人認為：要打人就可以打、要吵架就可以吵，什麼

手段都可以用，只因為我「愛台灣」或是「愛中國」。所以，眼前這個「政治社會的結構」給我們的感覺是：好像看不到一個事理的真相與是非的標準。

我前兩天參加一個文教性的聚會，有好多學者在場。我們談到台灣的情形，有一位從國外回來的學人，非常感慨地說：「我到了台灣，感覺非常地不舒服。」為什麼呢？「每天晚上看電視。不看，因那麼好看，有打鬥、有吵架，但是看了又很難過。」為什麼難過呢？他說：因為「很多人在拗，完全沒有是非的標準。這是怎麼樣的民主呢？」所以這個「政治社會」給人的感覺是：「民主」給我們帶來的好像是一個沒有真是真非及大是大非的政治體系。當然，真正的民主政治不應如此。因為民主政治是人人都有自由權，所以我的自由不能妨害到你的自由，這是最基本的一個原則。假如我愛台灣、或者愛中國，我的自由就可任意地行使，讓你沒有自由，自由的基本的規範就破壞掉了，是非就沒有了。

講到這裡，我不能不提一下這兩天報紙上最聳動的新聞：一位從大陸廈門大學來台參加學術會議的張銘清教授，在台南被人追打。我昨天睡得晚，在看電視，想了解一下追打了以後究竟如何。結果，各種評論都出來了，有人講：打了活該，因為你是中國人、是敵人、是仇人，我打仇人有什麼不對？但他就沒想到：不管是那裡人，他有基本人權；既然沒有動手挑戰你，你就不可以追打他，追打他就是犯法了。自由是由法治來規範及保障的，為了「愛台灣」，就可不管法治，追打別人，這個民主的結構又怎麼能夠維持及鞏固呢？有人可以公然這樣講，那民主的品質又如何能夠提昇呢？

我們再看看最上層的「政權體制的結構」，也就是由少數精英分子所組成的政府。我在前面曾強調：民主體制的關鍵在政府權力的分立與制衡，並由憲法加以規範，所以憲法常被看做政府的構成